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五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莊子翼

采摭書目

附莊子闕誤

莊子翼附錄

文子義

文子續

列仙傳

周易參同契通真義

周易參同契考異

周易參同契解

周易參同契發揮

釋疑

周易參同契分章注

古文參同契集解

明焦竑撰

宋陳景元撰

明焦竑輯

舊題周辛鉞撰……………三〇五

宋杜道堅撰……………三七一

舊題漢劉向撰……………四八七

後蜀彭曉撰……………五〇九

宋朱熹撰……………五五七

宋陳顯微撰……………五八一

宋俞琰撰……………六二五

元陳致虛撰……………七四九

明蔣一彭撰……………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翼卷一

詳校官監祭御史臣龔駿文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莊子翼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莊子翼八卷莊子闕誤一卷附錄

一卷明焦竑撰是編成於萬厯戊子體例與

所輯老子翼同前列所載書目自郭象注以

下凡二十二家旁引他說互相發明者自支

遁以下凡十六家又章句音義自郭象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翼
提要

凡十一家今核其所引惟郭象呂惠卿褚伯

秀羅勉學陸西星五家之說為多其餘特間

出數條畧備家數而已又稱褚氏義海引王

雱注內篇劉概注外篇道藏更有雱新傳十

四卷豈其先後所注不同故並列之歟今採

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云云今考書

中所引自雱新傳以外別無所謂雱注而養

生主引劉概一條則概注亦有內篇其說

殆不可解蓋明人著書好誇博與一核其實
多屬子虛萬歷以後風氣類然固不足以深
詰至於支遁注莊前史未載其逍遙遊義本
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中乃沒其所出竟標
支道林注亦明人改頭換面之伎倆不足為
憑然明代自揚慎以後博洽者無過於竑其
所引據究多古書又竑雖漸染李贄之習援
儒入墨持論頗乖而於二氏之學則頗有所
會故其所採得莊子之意者為多在儒家則
屬旁門在道家猶不失本旨就彼法而論之
固較流俗注本為有根柢矣末附莊子闕誤
一卷乃全錄宋陳景元南華經解之文亦足
以資考證又附刻一卷列史記莊子列傳阮
籍王安石莊子論蘇軾莊子祠堂記潘佑贈
別王雱雜說李士表莊子九論考宋史藝文
志載李士表莊子十論一卷此惟存其九未

喻何故且此九論書中已採其解牛壺子濠
梁三篇而仍全錄之於末亦為例不純殆隨
手編纂未及刪併之故歟乾隆四十三年八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莊子原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闢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唯揚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闢尹子書甚高顧嬰兒慈女呪誦土偶之類聃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為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偽者乃內篇斷斷乎非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
原序

孟之學者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後可以用有于焉取其所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云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則何爲乎此蓋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高也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微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閎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
原序

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哓哓然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時萬厯戊子人日焦竑弱侯書

莊子翼采撫書目

郭子玄注

呂吉甫注

林疑獨注

陳詳道注

陳碧虛注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

王元澤注

零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注內篇

劉棻注

注外雜篇繼零後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翼采撫書目

吳儔注

崇觀間人

趙以夫注

虛齋注內篇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莊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已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雲注內篇劉棻注外篇矣道藏更有零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著不同

故並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著于篇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荆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毘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注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郡守方揚思善學使方沆子及刪褚氏義海成之附以已意以上二十二家係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翼采撫書目

編別類次

友道林注

肇論

向秀注

崔譔注

李頤注

張湛注

晉光祿勳注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注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適注 宋杭州上舍生注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目錄

四

焦氏筆乘

余竑舊所刻記問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除集解中所引並他書未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翔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 以上十一家並章句音義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目錄

五

讀莊子 七則見罕來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凡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為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附莊子

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覩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

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矣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附莊子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子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為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為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為方者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訶佛詈祖之人夫以訶佛詈祖為訓恩則皈依讚歎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

與詈者為飯依讚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於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讀莊子

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抵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數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已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子瞻辨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

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水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揚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讀莊子

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寤邪大抵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關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並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關奕游鳧諸篇皆不存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則者不自為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于不可于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寐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筮簞筮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其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較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其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為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罽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

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太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眾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怪異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今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蜚蜚著面不可射也蟣蟲著身不可

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
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
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
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
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谿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
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
卷一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翼卷一
明 焦竑 撰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郭注夫大小雖殊而致于自得之場
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
遙一也筆乘逍遙古作消搖黃幾復解云消者
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
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遊
于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
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
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垂天之雲垂
猶遙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齊諧司馬及莊並云人姓
名簡文云書名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騰
野馬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塵埃氣箭鬱似塵埃揚也

郭注 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

遊教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鵬之化鵬非冥

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

哉直以大物必生于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者

冀大則難舉故持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歲至

天池而息也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塵埃皆鵬之所憑以

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

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

而圖南矣言鵬之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遊也

呂注 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為充

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

以所居為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為高哉

口義 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

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三

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

物輪萬變怒吟外物為草未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

萬物並作是也于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

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道

遠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蕭然

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

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于二氣

所役者請于冥無形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

副墨 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四時為息去以六月息

者也人以呼吸為息造物之從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操

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從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操

得字新生物以息相吹即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意諸注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

止息只為不管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三

切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

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

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

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形也膠著地也蜩司馬云蜩鴝鳴小鳴也決疾貌搶突

也輪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朝菌

大芝天陰生菌上見日則死楊用修云朝菌古本作難

生秋死彭祖姓鏹名鏹是也地姑寒蟬也春生夏死夏

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

郭注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

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于

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

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

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閣不通故耳三食三句所

謂鵬也對大子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

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耳此逍遙之大意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之衆人之所悲亦可悲

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

毫分不可相踐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

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

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于累累絕則悲去悲

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

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

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

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

之與斥鷃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地姑彭祖之與

朝菌均于短折耳故遊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

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于有方則雖放

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新傳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

無大不死不生之理而觀之則均焉

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于其間乎

循本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為蜩青而七月以後

或蟬蟬所化驚山鵲也小短尾青黑也故名驚蟬郭璞

月令云鳴鵲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也故名驚蟬郭璞

為鵲鵲音骨丹月令仲春鵲化為鳩王制仲秋鳩化為

鷹左傳與鳩氏杜註鷹也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

蟲能化而小故以與鵲鵲相形菌地草也大曰中龜小

曰菌菌生以朝計故曰朝菌地姑亦蟬類通志云寒

黃正名地姑九月十月其鳴懷急小山云地姑鳴分秋

歲暮分不自聊是也莊子所謂地姑不知春秋者是則

四五月小紫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龜也朝菌與大椿

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大椿地姑與

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

為春五百歲為秋者史記龜千歲以二寸二箇五百總

千歲之數也八十歲為春八十歲為秋者折椿字為二

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十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

出此殆亦亥字二首六身

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

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

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
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
夫知去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
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
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卷一

六

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
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林湯時賢人按列子
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相近窮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
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然笑貌一云猶以為笑也
數數猶汲汲也列

郭注

所問為是也向言二蟲殊異故所至不同或謂翔

天池或畢志輸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
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扈之所及亦各安其
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冉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
之自得于一方也宋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

也舉世毀譽之而不加勸沮者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
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
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于世未數數者足于身故問于
世也猶未樹者言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冷然
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
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非
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
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
為正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
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
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
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
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立同
彼我者之適遠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
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適焉耳況大鵬乎夫
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適豈自適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卷一

七

我又有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道
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機自
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理至
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不至矣理至
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
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支道林

夫道遠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
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鷖以

在道而笑達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
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適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適然靡不遇此所以為適也若夫有欲
當其所足是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鷖者一飽渴者

須溪

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
試更質之某人也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適

一盤豈忘燕當于換橙絕鵬爵于
醪醴哉苟非至是豈所以適乎

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直至都無所
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為逍遙也鵬
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
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
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
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而
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唯我獨立矣而非以
有形託于彼也至人無己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 鵬鵬之國南斥鵠之鵬雖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
之辨也夫鵬鵬斥鵠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
逍遙者豈優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為逍遙累乎
其體均為困若故逍遙之與困若特在其了與不了之
耳聞

筆乘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泯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
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道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卷一

神化蕩蕩而了不
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焦鵲巢于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
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許由穎川陽城

人字武仲隱於箕山矯姓火也鵲焦鵲鳥也偃鼠偃鼠鼠也說文偃鼠一曰偃鼠

郭注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
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

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于不治為之出
乎無為也取于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
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說所以見棄于當塗
當塗者自必于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
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于天下而許由與堯與為
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
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泛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
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
矣以此為若若天之為實若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
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物而為堯之外
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若之名而無任君之
實也鵲焦鵲鵲一技偃鼠偃鼠腹言性各有極詩足其極則除

欽定四庫全書

莊子集
卷一

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
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
司鳥獸萬物各足于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過此乃
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
故堯許由天地雖異
其于逍遙一也

呂注 自堯言之由雖無為而未嘗不可以有為故請致
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欲有為而未嘗不出于

無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
下治此無為之實也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
下而為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為之名而已名者
實之賓吾肯為之乎是故方其有為也四海九州樂推
而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為
不足此所以無用天下為而堯許由之所以逍遙也
王旦論 有為者以無為為人出于有為無為者以有為為累
有為者以無為為宗方其有為也堯為天子富

有天下不為有餘及其無為也由為匹夫隱于箕山不為不足由喻天之所為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為燁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于堯則有為而無為者也治于由則無為而有為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

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執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盲然喪其天下焉

姓陸名通字叔柔弱貌時女筆乘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為人求其甚謬弊弊經營貌稽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四子司馬李並云王倪焉缺政衣許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二

郭注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懾其神矣豈知至者之不以名號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無由識故乃託之于藐姑射之外而推之于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問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尾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當信此哉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故能體化